

李长之文集

第九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一卷 社会与文化（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孔子的故事·论文）

第二卷 鲁迅及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批判·论文）

第三卷 文艺理论（批评精神·苦雾集·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梦雨集·论文）

第四卷 书评

第五卷 中国文学史略稿

第六卷 古典文学研究（上）（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人格及风格·韩愈·陶渊明传论）

第七卷 古典文学研究（下）（诗经试译·论文）

第八卷 诗歌·童话·散文

第九卷 西方文化研究（上）（北欧文学·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歌德童话·席勒剧作·德诗选译）

第十卷 西方文化研究（下）（西洋哲学·波兰亡鉴·德国的古典精神·译述）

第九卷

李長之文集

啓功題識

浩然堂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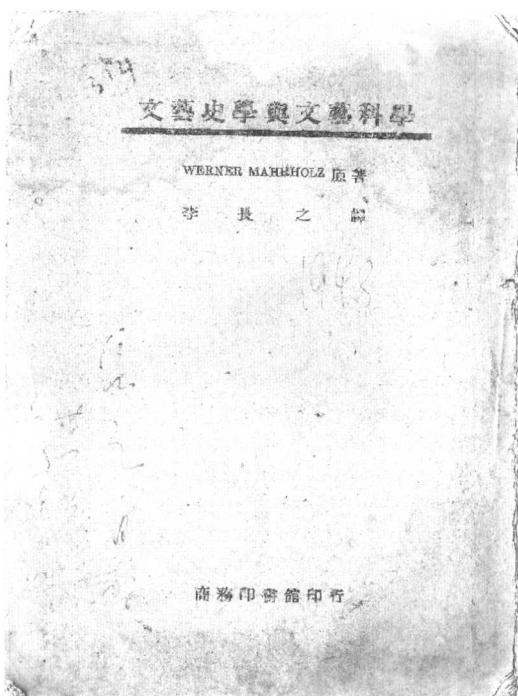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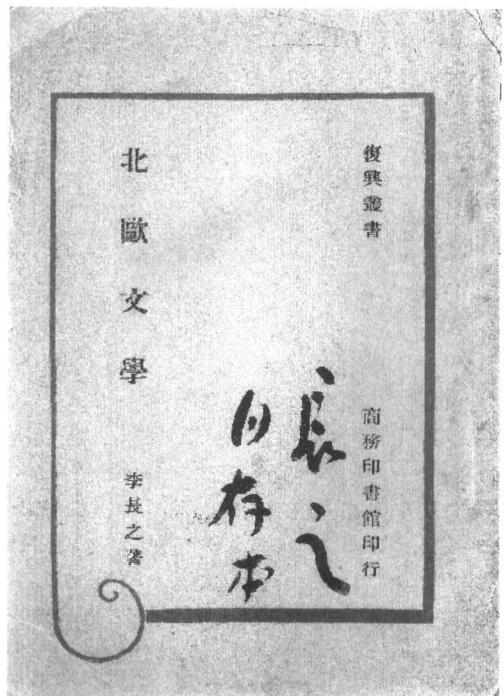


强 盗

席 勒 著

编文德 常 文译

◎ 李长之先生译《强盗》封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左图：李长之先生藏《北欧文学》书影 商务印书馆版
◎ 右图：《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封面 商务印书馆版

目 录

	北欧文学
3	自序
6	第一章 古代欧洲北方语言及冰岛文学
6	第一节 引子：和古代北方语关系最切的高特语的文学
7	第二节 古代北方文学之历史背景
8	第三节 作为北国精神之根源的古代神话与英雄传说 总集：《旧厄达》
12	第四节 宫廷诗人
15	第五节 冰岛上的散文文学
17	第六节 民间文学：蓄存的民族精神
18	第七节 近代的冰岛文学：民族文化独立运动之完成
20	第八节 法吕尔群岛的文学：北国民族之反抗性
22	第二章 丹麦文学
22	第一节 丹麦文学的序幕
23	第二节 丹麦文学的真正开始 ——大喜剧家霍耳勃歌
25	第三节 丹麦国歌的著者厄瓦耳德
28	第四节 丹麦文学的新页 ——诗人巴格逊
31	第五节 丹麦最伟大的作家越伦施勒格尔 ——浪漫派之起来
33	第六节 浪漫主义时代及其作家
36	第七节 代表岛屿地带之梦幻的敏感的大童话家安徒生
38	第八节 后期浪漫派

40	第九节 写实主义之起来与大批评家勃兰兑斯
44	第十节 勃兰兑斯的追随者（上） ——商道尔夫，夏考白逊，德拉哈曼
49	第十一节 勃兰兑斯的追随者（下） ——该莱鲁普，邦格，庞陶皮丹
52	第十二节 近来的丹麦文坛 ——对勃兰兑斯之反动
56	第三章 挪威文学
56	第一节 挪威在文学上的独立运动
58	第二节 魏尔格兰德与魏耳哈温 ——挪威的第一对抒情诗人
64	第三节 挪威文学中的浪漫运动与民俗学
68	第四节 易卜生与般生以前的文学建设运动 ——新挪威语之科学基础
73	第五节 易卜生之幼年及其浪漫时代
77	第六节 中年以后的易卜生及其写实主义
84	第七节 易卜生之晚年
87	第八节 般生与挪威的民族主义
97	第九节 易卜生与般生以后之挪威文坛
100	第四章 瑞典文学
100	第一节 瑞典文学之语言的与历史的背景
101	第二节 在模拟中的近代瑞典文学之开端
103	第三节 天才诗人摆耳曼及其时代
106	第四节 法国作风之解放及磷光派
108	第五节 国民文学之建立及高特派
110	第六节 达耳格伦，阿耳姆吉斯特与鲁恩勃格
113	第七节 瑞典最伟大的作家斯特林堡
116	第八节 斯特林堡以后的最近瑞典文坛
119	第五章 波罗的海四小国的文学
119	第一节 芬兰的民间文艺
120	第二节 芬兰书写的文艺之今昔
121	第三节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文学

	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
127	译者序一
136	附：宗白华先生跋
137	译者序二
138	原著者序
140	第二版校订者序
141	第一章 科学的文艺史之建立
141	一 批评与文艺史
148	二 考白石坦与日尔温奴斯
155	三 海特诺
156	四 舍洛
159	五 回顾
161	第二章 舍洛学派之贡献
161	一 概观
162	二 传记学
164	三 浪漫主义之插曲
167	四 语言学
171	五 窄而深的工作
174	六 回顾
177	第三章 新浪漫主义的文艺史
177	一 新浪漫主义与精神科学
181	二 古典主义的批评
185	三 新浪漫主义的文艺史
192	四 新浪漫主义的诗学
193	五 总结与回顾
195	第四章 文学，纯文艺及其史
195	一 文艺科学与文艺史学
198	二 文艺史之可能的方法
204	三 风格史的课题性
207	四 文学与纯文艺
215	五 古典概念之根本探讨
220	第五章 现代文艺史学之主要方向及其主要代表

220	一 文学上之社会学
224	二 精神史与心灵史
241	三 新传记学
251	四 作品史
257	五 种族史
268	六 风格
273	七 类属史
275	八 回顾
279	第六章 新材料与新评价
279	一 新材料
287	二 新评价
294	三 新传记
298	第七章 古典人物之解体
298	一 精神上的肯定自我与意识自我 ——国家教育的使命
300	二 古典人物之新面目
301	三 危机之解除
303	跋：对于玛尔霍兹之批评及补充
321	年 表
321	一 科学的文艺史的写作之开始
322	二 实证主义的文艺史
324	三 新浪漫派与新古典主义者之批评与文艺史
326	四 文艺科学之方法论上的挣扎
326	五 现代文艺史学之主要方向与主要代表
327	六 新材料
328	七 新评价
329	最 近
331	附：研究近代德国文学史之门径
歌德童话	
341	新的巴黎王子的故事
341	译者前记

353	新的人鱼梅露心的故事
353	译者前记（旧作）
376	河上的奇迹

席勒剧作

403	内容说明
404	第一版序言
408	第二版序言
410	强 盗
410	剧中人物
410	地点和时间
411	第一幕
437	第二幕
468	第三幕
480	第四幕
508	第五幕

德诗选译

529	寄——
530	舟中人之歌
532	年轻人的疑问
533	有所失歌
534	致读者
535	赠 月
537	与爱者近
538	失 意

北欧文学

自序

在今年的五月，接到王云五先生的信，嘱写一部十万字的北欧文学，限九月底交卷，当时卤莽地答应了，因为我对北欧的东西也还的确有些爱好。可是因为校课的忙碌，重庆夏天的苦热蒸闷，再加上琐屑的人事浪费，我到了九月初才着手写，到了十一月半才写完。在写的时候，也未尝没有像走崎岖小路的情形，累得浑身是汗，而所得无几，只是在写完以后，却也像我写其他东西一样，颇似爬完了一个山峰，见到一些辽阔而轮廓清晰的新鲜景物，自己也有点松快了。

在松快之中，我的所得是这样的：

我深感到在北欧各国都经过一种国民文学的建立期，他们的取径往往是：先由于战争（如一八六四年普鲁士丹麦之战，如一八〇九年俄罗斯瑞典之战）而刺激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再由语言学家历史家发掘并清除了本国的语言、神话、民族史诗的真面目（如德国海尔德在一七七八年之提倡民歌，格利姆兄弟在一八一九到一八二二年之搜集童话，如丹麦阿斯边逊与茅氏在一八四一到一八五一年之步格利姆的后尘，如挪威阿逊在一八四八年之整理文法及在一八五〇年之编订字典，如芬兰略恩洛特在一八三五到一八四九年之恢复芬兰的史诗《喀勒瓦拉》），然后由伟大的创作家出来，工具（民族语言）既有了，内容（民族情感的寄托）也有了。于是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安徒生、易卜生、般生、斯特林堡这些煊赫的名字，没有一个是赤手空拳而来的！在北欧各国的文学里，瑞典稍微落后而寂寞一些，最大的原因也便在当初经过一个时候的语言的混乱（那是由于国外战士之归来，异国教士之广布，及以外邦学者在朝中之充斥），而且没有人对古代民间文艺有着重视，民族史诗也阙如（《厄达》乃挪威民族的产物）。看到这里，我们是深可有所反省而且应当急起直追了！看到这里我们对于像赵元任黎锦熙诸先生对于语言的工作，像程憬教授对于中国古代

神话的系统研究，是不能不寄以很大的期待了！

我深感到各国的国民文学的建立，基督教颇有一些功劳。他们往往是先有《圣经》的译文，如高特语的文学之先有乌耳菲拉（三一一—三八三年）的《圣经》译文，丹麦语的文学之先有克里斯提恩·培德逊（一四八〇——一五五四年）的《圣经》译文，芬兰语的文学之先有阿格里考拉在一五四二年的《圣经》译文，其他如瑞典在一五二六到一五四一年，爱沙尼亚在一七三九年，都是有《圣经》译文的年代，也便是他们国民文学建立的奠基的纪元。基督教在文化的关系本是太大了，至于它和文学的关系当然在使用通俗语言的这一点上。中国近代的语文运动也并非例外（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里，说到初期的改革家，也便都多半是教士或接近教会的人）。将来写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人，恐怕一定把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的各方面，详为阐述的吧。

我深感到各国的文学运动，大学是一个重要策源地。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建立于一四七九年，是北欧文学的重心所在，大批评论家勃兰兑斯就在这里发出了指导北欧文学的号音，这不必说；就是成立于一四七七年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是磷光派的发祥地，给瑞典的浪漫运动揭了幕，给瑞典的民族文学作了先锋，因而引出高特派之重视民族神话；而挪威奥斯陆大学之成立于十九世纪初，因而有二十五岁的历史派的学者凯塞尔之讲学，促进挪威民族意识的形成，让挪威的作家的力量若万马奔腾似的活泼而富有生气，大学的功用有多么大！这就不禁让我们想，大学的真正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善为爱护并运用了！

我深感到外国作家之解放，之方面多，之受政府的援助，之在国内的重要。古代的宫廷诗人不必说，他们时而为座上客，时而为阶下囚；就是后来的瑞典的摆耳曼，在死时召集了朋友，为他们各自歌唱特殊的友情，表现自己最后的并不衰歇的才华；温耶之当水手，经营实业，从政，做律师；斯特林堡之做记者，做演员，做医生，做电报员，做图书馆员，做舞台监督，他们何等奔放！生活何等丰富！至如斯诺里又是军人，又是外交家，又是学者；阿耳姆吉斯特则广及于哲学、语言、新闻、民间读物、经济、数学。他们方面又如何？但是我们呢？“不离名教可颠狂”，是传统的遗训，现在一有一个人是多面多一点，则所涉及的一行便都群起而忌之，唾之，我们如何能望我们的作家的生活之丰富，对人生了解之深透，并他们那天才之发扬呢？社会上应该宽一点！外国政府，特别如挪威，对于作

家的资助，也大可为法。许多作家都是由政府资助，才可以出外旅行，收集材料，获得灵感；易卜生、般生，固然天赋高，这种培养也是要的。说到作家在国内的地位，如般生之代表国民而拍着国王的肩膀，欢迎他就位，这也令人感喟无穷，不重视作家的国家和国民，不唯难以有好作家出现，就是出现了，也难以得他们的泽惠的！

我深感到产生大作家之不易，不知有多少培养，有多少准备，有多少社会因素，再加上作家的本人之多少自爱而后可。例如易卜生，假若没有在他之前的阿斯边逊与茅氏的关于童话的收集，民族精神不会觉醒；假若没有阿逊之整理挪威语言，民族情感的表现工具也不够运用；假若没有勃兰兑斯之强调文学中必须提倡切合人生的问题，新面目的戏剧也不会诞生。这还不够，假若没有卑尔根剧院的工作的逼迫，易卜生就不会有勉强制作的学习的机会，假若更重要的，易卜生本人没有那样强烈的个性和严峻的人格，没有在失败之后的坚毅的勇气，我们文学史上还会有易卜生这个名字么？用佛家的话，产生一个大作家，是一个大因缘，社会应该培养与爱护，作家也应该修养与自爱！

我深感到大作品有它的共同点，也有它共同的最后的一点，这就是抒情。再说易卜生吧，毕竟《海上夫人》和《大匠》才是他的创作的顶点。其中意义自然丰富，技巧自然卓绝，可是最核心的一点，还是抒情。也只有在抒情上，是使他永恒的，也是使一切伟大的作品永恒的！

我深感到大批评论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唯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

我深感到一部文学史的作用就像一个分配角色的导演工作。角色的大小轻重应该恰如其分。又像一个好照相师，景物的远近比例，应该恰如其真实。这样一来，文学史无所谓长短，只要大小远近不失就是最重要的。

说到这里，我就不能再多说了。因为“能薄而材谫”像我，如何能写文学史呢——纵是只限于一个片断？但附带的，我要说两句话，一是书中的术语如“巴洛克”、“罗珂珂”、“高特”，人名如较不习见的德奥作家，可以查看我译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所附加的注；二是人名的音译大半以德国音为主，这是因为德国音本与北欧接近，而我在写作时也多半参考了德文著作之故吧。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晨，于重庆中央大学

第一章 古代欧洲北方语言 及冰岛文学

第一节 引子：和古代北方语关系最切的高特语的文学

无论在北方住过或没住过的人，对于北国的气候和风光，有谁不爱恋的么？凛冽的风是特别能令人振发的，爽朗的高空是特别能令人的精神明澈的，无怪乎就是在这种地方往往产生气魄雄健的民族史诗，以及个性坚强的天才作家了。那么，我们要以如何的心情来准备接待这北国文艺的盛大阵容呢？

可是我们首先要说的，乃是我们并不能讲一切的北方文学，如我的书名所示，却只是限于北方欧洲。就是北方欧洲，也不是整个北方的欧洲，因为俄国、英国和德国，已经各别在专书里去叙述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除去这三国之外的北欧的文学而已。具体地说，就是包括斯坎地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以及冰岛上的民族的文学而已。然而很巧的是，无论打开地图或者翻出历史，这些地方也确成为一个单位，仿佛一个家庭一样，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互婚很多，古时的地主也往往兼有各地方的田产，叙述在一块，毫无勉强。比较地说，她们也确实是居于最北方的地方，所以，正是极有资格作为北欧文学的主人翁，用一本小小的专书去介绍呢。

不讲政治而讲文化，不唯各个人都是平等的，各个民族也是平等的。任何民族都有她们的天才，任何民族也都有权去崇拜，并且同样有权邀得别的民族的崇拜。我说这话也许是多余的，因为读者诸君也许早已带着平等的眼光来看我们要讲的北欧了。

讲文学要先讲语言，讲北欧文学要先讲北欧语言，讲北欧语言便要先讲和古代北方语关系最密切的高特语言。所谓高特语言 (*Gotische Sprache*) 是东方日尔曼语系的一支，在公元纪元后四世纪，才有正式的文学作品。高特语的文学也可以算是最古的日尔曼文学了；她的性质是基督教的，可是因为古代德语的，古代英语的，古代北方语的诸种日尔曼文学之渐渐兴起，也就有一部分被上了异教的色彩。

高特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利安种的西部哥德人乌耳菲拉 (*Wulsla*) 主教。他的一生，大概是在公元三一一到三八三年之间，相当于中国东晋之际。乌耳菲拉主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可以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写文章。现在我们只谈他的高特语的遗著，这就是他的《圣经》翻译。但我们现在所有的，却并不是全文，只是些不同的手稿的片断而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银字手卷 (*Codex Argenteus*)，现在藏在瑞典乌普萨拉 (*Upsala*) 的大学图书馆里，所包括的是《四福音》。另外的一部手稿，则包括《保罗书札》 (*Paulus briefe*)。究竟乌耳菲拉主教是否把《圣经》译全，现在仍是个谜。传说他故意把《列王纪》 (*Königbücher*) 略过了，怕的是唤起他的民族之战斗精神。

在高特语言里，此外所遗留给我们的，除了一些小品（如日历及石刻）不算，还有所谓 *Skeireins*，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些释文片断，大概是五世纪中叶之物。

在乌耳菲拉以后，西部高特人建国于西班牙，东部高特人就入于意大利。二者终于在时代的旋涡中作了牺牲，我们再看不见他们有什么著名文献，以代表他们过去的光荣了。然而也有一小部分高特人，在新世纪之初，尚在南俄克里米 (*Krim*) 半岛上存留着，他们的文字曾由荷兰人奥纪尔·纪赛林·得·布斯倍克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整理出一点头绪来。布斯倍克是在十六世纪到过克里米半岛的。

第二节 古代北方文学之历史背景

古代北方语言 (*die altnordische sprache*) 是后来的冰岛语，丹麦语，瑞典语所从出。这是日尔曼语系中最重要的一支。现代冰岛上使用的语言和古代北方语还十分相似，这由一事可以证明，这就是，他们的儿童可以

不必很吃力，便能够读古代北方语的诗歌了。

在古代北方语文学里，我们还保留不少纯粹异教思想的纪念品，其完成的时代也许相当迟，大概比古代基督教的作品，如乌耳菲拉（Wulsla）用高特语译的《圣经》等，还要迟几个世纪。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至犯前世纪的初期日尔曼语学者的错，把古代北方文学的思想及其背景统统认为是可由基督教之前的古代日尔曼文学来概括了。反之，古代北方文化，一直到纪元后八世纪，还有她的独立面目，和同时的中欧基督教文化，拜赞亭文化，仍是平行的现象；她虽受后二者的影响而成，但我们还不能充分找出那依存关系之所在呢。说真的，九世纪和十世纪时挪威与冰岛的神话，同古代德意志的农民宗教仍有根本的不同，虽然有一二个神是共有的。

精明的挪威人在八七四年占据了四面都是海的冰岛，而建了一个自由邦，他们在这里可以脱离王室的羁绊以及其他压迫者的威凌。因此，这个地方遂成了产生古代日尔曼异教文学的一个处所了，在北极圈的季候之下，过了一个时期的冬眠，但到了十世纪之末，基督教侵入，在一二六一年，这个自由遂又入于挪威的王权之手了。

第三节 作为北国精神之根源的古代神话 与英雄传说总集：《旧厄达》

古代北方语的文学，主要的是史诗。只是它的形式并不像荷马的曼歌长吟，而是紧凑，短促，和诘屈聱牙的。其中的幻想力也和北国的气质相应，是阴沉，暗淡，而单调，但在那无限的谐和与凝固的闲静之中，自有一种壮美，它的力量是震撼的，它的人物是庄严的。这种史诗的内容，也和一切原始的文艺一样，是神话和英雄故事。这些神话和英雄诗歌就是包括在有名的所谓《旧厄达》（die ältere Edda）的总集里。《旧厄达》是在一六四三年为布伦约耳夫·斯范德逊（Brynjolf Sveindson）主教所发现，才开始重又唤起人们的记忆。

《旧厄达》之名，由《新厄达》（die jüngere Edda）而起。《新厄达》原是古代北方语的诗学中的一本散文手册。本来人们都以为智者塞穆恩德